



琳琅满目的樱桃,熙熙攘攘的果农,忙上忙下的收购商,辛苦维持秩序的市场管理员,还有看热闹的我,共同构成了一幅美妙的乡村振兴画卷。

热眼观世

一点樱桃红 染出百姓乐

□安广池

周六有闲,遂与妻去看岩马水库。到了地才知道人家已经改名为岩马湖了。呵呵,这湖和库一字之差,感觉就一下子高大上起来。

湖东岸有个寺沟村,这里水果比附近的其他地方总要早成熟一些天,估计与其背靠大山、濒临大水的小环境有关。

我三十七年前曾经在山亭区工作过,结识了一位叫刘进军的农民朋友。这三十多年间虽然没有间断联系,但现在算来也有不少时间没有见面了。

游完湖,开车往东就到了寺沟村的樱桃批发市场。时间还早,市场上只有几个收购樱桃的常摊。卖樱桃的果农极少。摊主告诉我们,种植户正在摘樱桃,要到下午三四点钟以后才来,那时候才热闹哩。

樱桃市场的对面,有一家叫作汇金源的樱桃种植合作社,牌楼旁边站着一个汉子,感觉有点眼熟。走近一看,居然就是刘进军。

进军非常热情地过来打招呼,又把我

们引到一家樱桃园里品尝樱桃。干了三十多年樱桃种植活的我一眼看中了那棵黄蜜樱桃,黄中带红,晶莹剔透,非常诱人。

黄蜜不属于最早成熟的樱桃品种,但这里的黄蜜比枣庄其他地方要早五六天,显得格外稀罕。提前上市,肯定能卖个好价钱。近前一问,果然一斤可卖十六元,比普通品种高了近一倍。

妻说,这棵树的樱桃好吃,买点回去送亲朋好友吧。于是,我们开始摘樱桃。这满树的樱桃看似可爱,但要把它们都摘下来,却煞是费劲,摘了好一会才摘完四分之一。民间有谚樱桃好吃树难栽,我想应该更正为樱桃好吃果难摘才贴切。

一直摘到下午两点多,一树樱桃才算摘光,三四个人都累得可以。农民朋友的种收之苦,从摘樱桃可见一斑。

留下妻跟树主人算账付款,我再次走到樱桃市场,只见市场里已挤满了载着装满了樱桃的大篮子小筐子的三轮车。果农们辛苦了一上午摘下的樱桃,都拿到这个

村子里的小市场排队出售。说是村级的小市场,其实也不小,一位穿着市场监管制服的年轻人忙上忙下,安排车辆,疏通道路,维护着市场秩序,很是辛苦。

陪着笑脸小心问价,卖樱桃的老汉或者大妈都笑眯眯地回答,八块,或者九块,一点儿没有弹嫌俺光问不买。因为市场里见不到黄色的樱桃,也没有打听到黄蜜樱桃的真实价格。

尝了尝市场里的各色樱桃,品质还可以,但没有一个能与黄蜜樱桃相提并论的。优质优价,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回到合作社,与进军兄聊了几句,得知当地今年的樱桃价格还算可以,从四月底的四五十元一斤,到现在的十块钱左右,价格和往年并无多大区别,而且销售量也很平稳,没听说谁家的樱桃卖不出去。最近几天上市的樱桃大多是早大果和美早两个品种,红灯基本上处于扫尾阶段,价格一般在八九块钱一斤上下,双胞胎的畸形果,挑一挑也能卖到三块钱左右。

麦浪歌唱

□胡永忠



其实翻腾的麦浪
已经涌动了 一个冬季和一个春季
过去的秋季只是晃动了 一下尾巴
就把决绝的成长交给了 漂亮的睫毛
睫毛眯起了眼睛
让冬眠进入缤纷的梦境
只有黝黑的面孔
透过眼眸的窗口
始终保持一抹茂盛的绿意
手指在季节的锄把上舞动
并变换着不同表情的衣裳
在土地竖起的坚实墙里
古老坚韧的发丝穿越冬季厚重的霜冻
让睫毛翻了个身
一眨眼
再翻个身
在新的春季里
把整个过去装扮得金光闪闪
一片汪洋
待到麦浪金黄
家家户户的灶台上就响起了隆隆机鸣
跃动的火苗在急切收获的灶膛里燃烧
奔驰不息的步履蹂躏白昼黑夜
阡陌交织
把星星月亮编织进丰收的布锦
以此来收获太阳最耀眼的光芒
饱满的麦粒说:
这是收获的季节
所有的时间都要写下充盈
所有的沉默都要一展歌喉
像大海那样一浪高过一浪
一浪高过一浪地歌唱

生活况味

清泉白石共寒温

□路来森

偶然,从网上购买了一只紫砂钵。本想当烟灰缸用,拿到手后,竟发现砂钵直径达八九公分,太大,不适用。弃之,又觉得太可惜,毕竟是一紫砂器。左顾右盼,忽然发现堆在书架上的雨花石,于是,抓一把,放进砂钵中,砂钵紫红色的色彩,与白白、绿绿、黑黑的雨花石相辉映,色彩斑斓,甚是好看。

过了两天,突发奇想,在砂钵中接入清水,清水一钵,再看那雨花石,仿佛活了,像一只只不同色彩的明亮的眼睛,机灵地望着这个世界。有一种水清月明的澈然感,有一种乾坤朗朗的豁然感。

又过了一段时间,从朋友那儿采了一朵生出气根的吊兰,放入紫砂钵中,水养之。几年下来,吊兰分叉,如今,紫砂钵中,竟是盈盈一绿。

放置书桌上,隔两三天,更换一次清水。钵常红,水常清,当常绿,色彩夺目,意趣盎然。眼前,便觉青山绿水,云蒸霞蔚。

此等行为,纯属偶然,纯然无意。可承想,后来读书,竟然发现我的行为,居然接通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一脉风雅。“清泉养石,石上种蒲”,自唐宋始,就是传统文人的至爱。

所谓“清泉”,实则是“盆水”,盆中蓄水,即谓之“清泉”;所谓“石上种蒲”,也并非一定是将蒲种在石头上,很多时候,“盆”即是石,盆中种蒲,即为“石上种蒲”矣。

金农《杂画册》收有多幅“菖蒲图”。其中两幅,都是将菖蒲种植在石盆中。石盆厚实、苍古,有金石气;菖蒲密集、葱郁,散溢着勃勃生机。画图所彰显的,就是“石上种蒲”之意义。

其中一幅,题诗曰:“香绿茸茸一寸根,清泉白石共寒温。道人好事能分我,留取斓斑旧旧痕。”

对此,知名文化学者朱良志先生,评之曰:“一寸根,一份情,一种绵延的念想,一缕永葆清洁朴实本心的信念,随着菖蒲绿意在生长。”

菖蒲“寸根”,不长,不巨,小而矮,可其关键,是“绿茸茸”,是藓痕斓斑,是“共寒温”。金农所表达的,是一份鲜活的生机,是物我相融的朴实本心,是一种美好事物要分享的共享理念。所以说,“一丛无名的微物,寄托着艺术家对生命价值的驰思”。

其实,不仅古人如此,今人亦喜欢清泉白石,喜欢石上种蒲。

作家王祥夫先生,特别喜欢于案头摆一块上水石,或者摆一盆菖蒲。上水石上,亦多置小草小花;至于菖蒲,他说:“唯有那种金钱菖蒲和虎须菖蒲顶顶适合养在案头。”至于为什么“顶顶适合”,文中他并没有阐明,或许,他是喜欢菖蒲的那“碧绿的一窝”?

菖蒲,也是开花的,花叶欣赏,案头养一盆菖蒲,不俗。

忽然想起,小时候家居乡村,父亲石槽种花的事情。

石槽,是长方形一青石石槽,槽壁极厚,表面有凿子凿出的花纹。庭院中,有一棵石榴树,石槽置于石榴树下。

村前一河,谓之白浪河。河岸沙滩,多石,是白矾花石。白润的底子,上面布散着红、黑色的花纹。父亲捡几块较大的白矾花石,置于石槽中,然后,在石槽中,水养水浮莲或者水葫芦。

水浮莲,开花,黄色或者白色。花浮水面,随水而涨,黄色灼灼,白色莹莹,在绿叶的衬托下,都让人觉得美。水葫芦,结一些葫芦状的果实,盈盈一碧,济济一堂,把个石槽挤得满满的,一派葱郁,也让人觉得好。尤其是新雨之后,石净而白,叶鲜而碧,花艳而香,仿佛天地之灵气,之秀气,皆聚于此。

多年之后,怀想父亲石槽种花的事情,方觉得,父亲虽无传统文人的那份“文气”,却也得一份风雅。

对于自然之美物,“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红楼梦·第十四回》写探春房间布置:“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联云:烟霞间骨格,泉石野生涯。”

这幅《烟雨图》,对于探春来说,也只是附庸风雅,而对联中的“泉石野生涯”,却是大好。它告诉人们:泉石之养,之供,供养的到底是一份野趣。块石盆水之中,寄托的是一份沟通自然,寄心性于山水的自然情怀。

清泉,白石。无娇艳之美色,无尊贵之名声,一派素朴,却又一派典雅。说到底,所表达的,还是人的,尤其是文人的一份精神追求。

生活放歌

栀子花开满院香

□钱续坤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儿童六七个,八九十枝花。”在这姹紫嫣红的花世界里,有绽放于三月东风中的桃花,有笼罩在四月烟雨间的梨花,同时还一定有氤氲在五月江南里的栀子花。

“栀子比众木,人间诚未多。于身色有用,与道气伤和。红取风霜实,青看雨露柯。无情移得汝,贵在映江波。”在轻轻吟诵唐代诗人杜甫诗句的同时,你肯定会深深地感悟到栀子生命力的坚毅与顽强——只要沉沉的春雷平地炸响,谁都可以随便在斑驳的老树上扳下一枝,有意或者无意扦插在刚刚播种的秧田里,不出二十来天,再把扦插的栀子轻轻地拔起来,你会惊喜地发现,那扦插在泥土里的茎上,已经萌发了许多柔嫩雪白的须根;如果萌发出闲情雅致,你不妨将它移栽到房前屋后的任何地方,然后基本不用管理,也不用怎么操心,单等着它在五月里为你绽蕊,为你开花,让你看它的素洁高雅,让你闻它的浓香馥郁。

老家的院子里有几棵栀子树,它们的个头都不是很高,形状也其貌不扬,我在上小学之前根本没有留意过,更不必说对它有什么好感了。倒是母亲一直悉心地呵护着它们,即使每天辛辛苦苦地劳作回来,也不忘为它浇水、除草、治虫;尤其到了含苞欲放的时节,母亲的嘴角总是挂着一丝窃喜的笑意,有时竟在树前长久地伫立。那时,我并不明白母亲到底有什么心思,只是觉得栀子的每一枚树叶,好像是我那既是邻居又是同桌的长辫子姑娘的大眼睛。

栀子树属低矮的常绿灌木,一株栀子会蓬蓬勃勃分蘖成一大片。每当阳光一阵暖过一阵甚至有点热时,每当雨水一阵透过一阵甚至有点大时,每当新叶一阵绿过一阵甚至有点翠时,栀子叶间便孕育出一朵朵白色的花朵。这时的母亲不再仅仅是窃喜了,她的鬓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插上了两朵,那乌黑的头发与乳白的花朵搭配在一起,真是玉凿天成,巧夺天工;她上衣的口袋边还别了几个小小的花骨朵,人走到哪里,香气便飘逸到哪里。

邻居的女孩也顾不得什么羞赧,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怯怯又颤颤地与我商量,是否也能让她摘上几朵放在罐头瓶里,这样既可以摆在窗前做摆设,又可以敞开心扉闻香气。我无法在她面前趾高气扬,也不会毫无道理地一口否决,毕竟从小就在一块长大,我没有任何赞成或者反对的言语,用无声的方式算是默认了她的请求。

不过从那以后,我开始对栀子花产生了不满情绪:为什么只有白色的呢?五颜六色的该会多么逗人啊!——五彩缤纷,色彩斑斓,凸显着花的魅力与情感,正如那绯红让人热烈,鹅黄给人温馨,粉蓝使人深沉。而事实上,栀子花的白却传递着更丰富的内涵,它清晨里闪着露珠的乳白,是那般清纯;它花苞上缠着淡绿的嫩白,是那般可爱;它花瓣上透着淡黄的洁白,是那般无瑕!

我在栀子花的清香中一天天成长,老师的教诲,同学的帮助,父母的关爱——如栀子花的清香围绕着我,让我成长的故事中贮满了欢笑,充盈了温馨。可是时空变换,斗转星移,我早已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那方热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在每天晨起时,用鼻去闻栀子的清香,用手去摘栀子的花蕾,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电脑前,打开“千千静听”,跟着何灵轻轻地哼唱着《栀子花开》:“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

娓娓的歌声似天籁之音在耳边飘荡,心底积压许久的郁闷,顿时随了这淡雅清丽烟消云散。在这轻悠旋律的背后,怎么不能让我想起那些朦胧且日渐淡漠的岁月?尤其是在这个阴雨绵绵的季节,我在乡村的母亲肯定又将栀子花插上了鬓角,幸福又知足地从阡陌尽头走来;邻居家的小女孩想必和我的同桌一样,也将装满了栀子花的罐头瓶摆在向阳的窗沿。与此同时,我也仿佛听到了栀子插进泥土的枝条,在欢快地歌唱;我也仿佛闻到了那洁白的花瓣,在散发着迷人的暗香;我也仿佛感到寂静的枝头之上,灵魂一直在伴着香气升华,升华!

恍若之中,我自己也摇曳成一株生不求沃土、凋不露悲情的栀子花!